

世說箋本

一一



尾張秦士鉉先生著

世說箋本 全部 十冊

文政丙戌春新刻

世說新語補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吳中私心已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又恠是書僅自後漢終於晉以爲六朝諸君子卽所持論風旨寧無一二可稱者最後得何氏語林大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至於世說之所長或造微於單辭或徵巧於隻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刺以通贊往往使人短詠而躍然長思而未罄何氏蓋未之知也余治燕趙郡國獄少閒無事探橐中所藏則二書在



焉。因稍為刪定。合而見其類。蓋世說之所去。不過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則不過十之三耳。余居恒謂宋時經儒先生。每譏謫清言致亂。而不知。晉宋之于江左一也。驅介胄而經生之乎。則毋乃驅介胄而清言也。其又奚擇矣。

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世貞譔

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与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欲想見其為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風流暎於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漑。述為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舞蹈。若親覩其獻酬。儻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刺羽。貫心入脾。尚書為之含笑。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宜乎。蓋晉

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
近言者也。余幼而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
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或勾棘語，近方
言，句深則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
明，終乎闕疑，以遵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旁
綜，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註，差得比肩，而頗
為俗夫攬入，叔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時一
標出，以洗邠金氏之寃。初雖閱之，帳中既欲公
之炙嗜，而叅知喬公見之，亟相賞譽，即授梓人
爰綴末章，叙所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二氏

之忠臣，抑庶幾不為風雅之辜人乎。

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譔

予刺世說，豫章舊所病，勾棘難通者，亦既有倫
矣。惜也，予固讐對之功，闕焉。探字疏句，往往而
訛，幾於誤人。標評小語，亦續有得，時復循覽，而
恨其未覈也。家兄元美嘗並何氏語林，刪其無
當，合為一編，久乃散落。友人張仲立得而嗜之，
次第脩註，而更為訂，何氏之乖迕，及益其註之
未備，鉛槧經季，殺青滿室。會予將之閩中，手以
相示，且請序作者之意。予豫章後重校善本，不

各授之。蓋臨川孝標功緒畧當元朗羽翼意亦勤矣。昔猶璋判今始珪合予所研覈不實者將無鄭玄之遇服氏哉。若孝標一註疑有羸入中間稍為指擿終未得起斯人于九原。今千載洗然也。書以復仲立仍具此意相與商求之。是歲乙酉初春世懋再識。

刻世說新語補序

往余讀世說新語輒手之不釋。蓋臨川王潛居研志耽情墳籍為宗室之表所愛佳事清言采而書之。當時如太尉袁淑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諸公引為佐吏國臣故紀載周悉劉子孝標學既該博又好異書從而註之故引證特詳。彼崔慰祖謂為書淫或於是書有癖也。

國朝何元朗博洽嗜古上溯漢晉下逮勝國廣為語林王元美刪其冗襍存其雅馴者為世說新語補敬美自幼酷好是書鑽厲有日于字句

勾棘難通者。疏明之于舊註。為俗子攬入者。標出之。自謂洗卯金氏之寃。曾刻豫章。續有正者。復刻吳郡。張仲立校之。已為善本。敬羨又加指摘。其批評視劉辰翁加詳。再刻閩中。王汝存校之。問序于不佞。因得再讀。驚高論于曠代。聞長嘯于異時。又何快也。若以世說等孔思尚之語錄。而槩為瑣言。比劉彤之晉紀。而都云才短談何容易。受嗤千載。吾于劉子玄。亦有目睫之譏云。夫何氏羽翼臨川。厥功偉矣。乃二王表章合而為一。俾江左風流。紹述東京者。千萬世而一

日臨川有知。將謂賞音之士。寧獨劉玄靖邪。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余于茲編。亦云萬曆丙戌秋日。沔陽陳文燭玉叔撰。

題世說新語補後

嘉靖中華亭何元朗氏雅以博洽著稱其所輯
語林上溯漢魏下逮勝國正史之外益以稗官
小說撮其佳事佳話分門比類以儗於臨川之
世說要其所擬亦河汾之于洙泗耳無論宋以
後事蕪濶而難入也隋唐諸君子有片語合作
否其人有江左風致足模寫者否即所載司馬
家一代事辭往往撫拾臨川所棄大官餘庖耳
故愚嘗謂千載而有臨川不復能成世說矣家
弇州先生取何氏之書求其事馴雅者理中清

者節取之附諸世說以補臨川所未備使人讀之宛然面接嵇阮之清狂耳聆劉許之玄理目觸王謝之琳琅忘其為晉以後事矣此曷以故何氏拙于矜富弇州巧于見長也余往歲負瀆冲滅性之譏嘔血數升神氣都損嘗得此編時置案頭以當枚發友人張仲立秦汝約數相慰存見而賞焉將分校刻之余病弗果於是校注之任專之仲立讐對則汝約預有勞焉夫孝標一注號稱詳贍然皆二百季間語耳其人可指數向事可臚列也况乎大江以北文獻無徵熟

王謝諸家乘則思過半矣仲立素瓌璋博稽羣籍多所訂訛以相發明豈惟於博雅之士有裨哉即何氏歸忠臣而臨川稱冢嫡可也是歲乙酉春三月既望瑯琊王泰亨識

世說新語補凡例十則

- 一 是書選次悉從瑯琊原本第瑯琊止錄正文而註未及也今以次補入
- 一 原本惟錄正文故已見世說註中而語林複載者什不下二三並以入選失檢矣今刪之
- 一 劉氏原註可稱詳備何氏致多訛闕想出一人之手獨智難周耳今特讐校遺者補之訛者正之
- 一 劉氏註往往為義慶補亡是以顯古者並

重焉。若語林多有事本相屬，分為二科者，如劉巴、詆張飛、崔慰祖稱劉孝標、賈夸傷、崔浩之類，意將示博味，乃索然。今並合之。一編中諸人家世履歷及諸事實，以次隨註，其已見者不註，有未見而詳於後卷者，舊例書別見，從之。有未詳者，姑闕以俟。

一凡魏晉六朝偏安之主，姓字履歷略具註中。漢唐宋帝王，昭著耳目，則畧焉。俱做世說舊例也。

一諸人有前稱名字，後稱官者，或一人三四

稱者，觀者以次詳視，可得矣。直恐乍檢無緒，摘其尤者，別為釋名，附之卷末。

一世說豫章本，圈釋句讀，特便觀者。語林則亦依補，其中雋語，別為圈點，幾於溷矣。且語林所無，故不復存。摘奇咀華，各俟乎人。

一宋劉辰翁校刻世說，註稍同異，批評多作隱語。今王學憲亦多發明，並采之，標於上方。

一是編校勘，亦既備。我同志第往往矮子觀場，癡人說夢，羣蛙亂聽，不得不一筆削李。

卓老不辭專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觀已說為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槩舉如衛虎度江安石教兒機鋒似沉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嚙之愈多嚼之不見盖于時諸公剗以一言半句為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

索解人正不可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槃槃一老，出其遊戲餘力，尚足辦此百萬之敵。茲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註，間疏其滯義。明年以授梓，迺五月既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今釋其義，詰訓之賞，見於高似

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故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咏歌堯風，陶荆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託。王茂弘祖士稚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

弘贊之力為多。非強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莪。遂為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聚撰。

世說舊題一首 舊跋二首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猶未為奇也。梁劉孝标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別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間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右見高氏緯畧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

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復。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為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為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雖黃姑亦傳疑。以竝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斧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

笠澤陸游書

何氏語林舊序二首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做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摧。奕奕玄勝。自茲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竒逸。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胡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竒蹤勝踐。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

言林序
義例一准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
品目亦分雖三十有六而原情執要寔惟語言
為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淵永足深
唱歎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
以為摭裂委瑣無所取裁散散偏駁獨能發藻
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
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探性命之蘊而辭
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
辭立誠蓄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牽於性命
之說深中厚默端居無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

化氣質而考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
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
護所不足甘於面牆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焉
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之深痼君
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
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目
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
無傳也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

華亭何元朗擬劉氏世說作語林成翰林待詔
文公既為序之以傳矣又以示師道俾志其末

簡予惟世說紀述漢晉以來佳事佳話以垂法戒而選集清英至為精絕故房許諸人收晉史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唐藝文志何故乃列之小說家蓋言此書非實錄者自劉知幾始而不
知義慶去漢晉未遠其所述載要自有據雖傳聞異詞抑揚緣飾不無少過至其言世代崇尚人士風流百世之下可以想見不謂之良史不可也豈直與志恠述妖稽神纂異誕誕恍惚之談類哉是故齊梁以來學士大夫恒喜言之宗工鉅儒往往為之註釋綴續叙錄刪校尊信益

衆而此書亦益顯於是有擬之而作唐語林續世說者矣然或止紀一姓或僅載數朝固未及貫綜百代統論千祀也其所採擷亦終不能如劉氏之精而元朗乃獨上泝西京下逮朔漠悉取其精深玄遠之言瓌詭卓絕之跡聚而陳之而劉氏所遺更加搜抉翦裁屬比嚴約整潔不下前書自非博雅通方之士其孰能與於斯哉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多賢當時如袁淑陸展鮑照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為之佐吏雖曰筆削自己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若元朗則藏

器海濱明經應舉而不以帖括佔俾奪所嗜好
紬繹會萃不仰同志校之劉氏難易豈啻什百
哉况世說精絕亦由孝標作註詳援確證有不
言之妙顧事出二手作述不同而元朗所註乃
一時並撰綱目互發詳畧相成開闔貫通一無
抵牾至其所引奧篇祕典靡不具列視之劉氏
富瞻畧等信該洽之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而
說者顧以其多取近世襍家頗傷玄雅而又以
鞞譯之士廁之中華夷夏幾不分虎羊之羶為
疑是不知元朗之志在於法戒則不得不兼取

久近而具列焉耶律蒙古近而可徵蓋所謂商
監秦喻也惡得而舍諸若夫其文則史隨世汗
隆者又安能盡汰之哉元朗之叙言語篇固自
謂玄虛簡遠不得盡同劉氏覽者可自得之矣
元朗著述大方已詳文序予獨論其與世說所
以同異者著之亦以白作者之苦心云爾長洲
陸師道撰

含哺也。菽大豆也。禮檀弓。啜菽飲水。疏以菽為粥。漢書貧者菽藋不全。啜菽飲水。節士有志操之士。勅戒告也。古上下通用。給供也。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謝承字偉平。吳孫權妃謝夫人弟也。嘗所知見終身不忘。撰後漢書百餘卷。皇甫謐見。下。李云無味。又云猪肝一片甚不濟事。口腹累人名聲亦醜。圈外注李卓吾所作本草。蒜消食理胃。講道學。諱不曉事也。蓋明人譏宋儒者作出此語來助辭。下文作也。按卓吾評亦不鮮事。然滑誓之言宜置而不論。孝父名普。任任子也。父為

世說箋本卷一

德行上

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

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

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

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謝承後漢書曰。閔貢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曰。仲叔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

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者。生蒜臭且消食。不食有理。遺而不食者。可咲也。必是曾講道學來。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後漢書註曰。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

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

官而舉其子謂之任漢書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百官志郎掌門戶出充車騎吏休暇曰告白衣給官府趨走者著之徒步荷擔徵者事也郵驛也亭停也道路所舍後漢書十里一亭白本傳作自尋不多時也王莽篡漢僭號新室竊位十八年漢兵起斬之屯田屯戍而耕田也辟亦召也公府及州郡曰辟朝廷授官職曰拜行已論語顯宗明帝廟號大官即厨官主膳食者供設也具辨酒食也按後漢劉寵事亦似趙孝衣冠貴人也幼而無父曰孤世祖光武皇帝也被囊

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范晔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詔禮十日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朱文季范晔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與張堪范晔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志美乘折轅車布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被囊而已
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

襖被也士朱暉子也名顯不為友謂平生不相交也以本傳作已信心猶銘心兵武器也士冠庶人巾脫巾猶士大夫免冠叩頭以頭叩地吐誠謝罪潦音老雨水大貌省悟也本傳作方悟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乃始省悟李云無味考引野客叢書云朱買臣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麥矣事見鄒子今唯知高不知有朱獨止獨居也此蓋鴻居上林中特事比舍其寵而食也鈔撮及及熟之未冷也就熱釜而炊則有速熟之利古者飯餽蒸作之故有此事索解不倚賴人故不因熱釜而炊減竈火更燃

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高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鬪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嵇康高士傳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鳳專精誦習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其後遂為名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入熱者也減竈更燃之范晔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家貧尚節

之無身錢神論錢無勢而
熱交崔甚所云薰灼同謂
富豪也章句儒生所治也
意斷也曰章言斷處曰句
上林苑中頗有民居上林
苑令主之居作居止作業
也對婿也答禮也簡斥狀
而卻之也優驕傲也此
猶簡斥裘褐賤者服綺細
綬也縞縞之精白者粉胡
粉里縞傳附也推髻髮髻
如推也操作執賤事也就
之就勢要人也噫不平之
聲也猶孔子作雉噫歌之
噫 遼遼遠貌未央無
窮極也楚辭山脩遠其遼
遼老子荒兮其未央哉蓋
謂不務德而勞民故為非
之本傳乃改姓運期名耀
字虞光舊邦指齊魯及吳

介博覽不為章句學畢收豕上林苑中誤遺火
延及他舍鴻無財願以身居鴻因執勤不懈
為少鴻日無他財願以身居鴻因執勤不懈
鄰家者老共責讓主人而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
多欲女之鴻不娶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
力舉石白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
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
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
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
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
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
為推髻著布衣操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無頃妻曰常聞夫
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然無事乃欲低頭就
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
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耕織為業詠詩
頌因東出關過京高士為四皓以耕織為業詠詩
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勞兮噫
遼遠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乃易姓名居齊

季札魯連之所在也非菲
高下不定也乘策乘車策
馬也吾俗謂京師論語舉
直措諸枉民服舉枉措諸
直民不服噫音延義言捷
急之貌獨建謂獨建已操
儻或然之詞儻或親尚賢
之人我心則悅於是今又
浮於海也適吳之事發于
此即就也浮浮海也一說
輕舟也察見也光貌光儀
也雖不及見札連之光儀
而冀幸與其神靈同美也
阜盛也含含蓋麥秀貌與
麥秀漸漸一類語也或引
藝文類聚曰含含當作含
金也息敗也委結委曲鬱
結也匡懼也誰留向誰
留也一統志蘇州府皋橋
在閭門內阜伯通居之應

魯之問有頃去適吳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
遙集兮東南心悒悒兮傷悴志非菲兮外降欲
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
先佞兮噫噫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
逍遙兮邀嬉續仲尼兮周流儻云觀兮我悅遂
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
不察兮方秀哀茂委結兮逾邁愁芳兮日臭悼
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逾邁愁芳兮日臭悼
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逾邁愁芳兮日臭悼
恒恒兮誰留至吳依阜伯通居無下為人賃春
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
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
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贏
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
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傍成曰要離塚及卒伯
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范巨卿為荊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
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為新野縣街

卷一
一

堂下周屋也。案食卓也。一說古謂俎曰案。鈔撮古者食皆獨卓。其制不大。季子葬子。見禮檀弓。要離殺吳王僚。子慶忌者。見吳越春秋。家在蘇州吳縣西。梁鴻墓在其北。考引書叙指南。晉史色吏條所由之類曰。街卒。按所由州郡官也。此謂為阿里街中卒。巡按郡邑曰行部。導騎導引之士。然是街卒。非騎士也。范式事詳傷逝篇。孔嵩見范式傳中。後官至南海太守。鈔撮亭有上下之稱。猶長亭短亭。李白詩。小子別金陵。來時自下亭。尔雅注。務衣後裾也。釋名。言常在後見。踞也。鄒陽書。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裾長故行則曳。

卒。范畢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為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嵩。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值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為導騎。巨卿見仲山。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邪。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曰。魏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困故。晨門肆志於抱關。論語疏曰。晨門。閭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人也。高士傳曰。石門守者。魯人也。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貧者士之是。知其不可為之者。與時人賢焉。貧者士之

地耳。禮記。君子之於學也。遊焉。脩焉。息焉。遊焉。牧伯諸侯。即謂刺史。監者。監門也。史記。夷門者。大梁城之東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石門。魯城外門也。知其時之不可為。而為之。是憫閭世之心深者。而為譏之。誤矣。家語。貧者士之常。先備先所受之貨也。傭雇作也。後漢書有黨錮傳。錮鑄銅鐵以塞隙也。借言塞仕進之路。見左傳。東漢之末。宦官誣眾。君子為黨。人陷之也。鹿車窄小。裁容一鹿也。無牛馬而能行。獨一人所致耳。襍同雜。一作襍。非言所遺與所拾相合。雜不可分。辨詩以遺秉滯穗為寡婦之利。是謂摺拾遺穗。以

宜豈為鄙哉。巨卿救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備未竟不肯去。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摺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襍。誓不肯受。人。范畢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陳留外黃。激之行。桓帝時。為萊蕪長。道居梁沛之間。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後辟太尉府。以疾不。行。年七十四卒。謚曰貞節先生。周子居別周乘。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

自資也。詭激違俗立異也。本傳注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尅曰節。一時一月謂少時也。范史作時日之間。揚慎字說曰。豫州溟陽音。真後論為慎。顧惇量曰。卿見吾鄉叔度。故知吾國有顏子論語二句。其不可思議也。顧氏云。後漢書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矣。陳蕃及周舉相謂語也。世說作周乘。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自稱吾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蕃年十五。聞處一室。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何不洒掃。闔生而隱宮者。又男子有罪。割勢者亦曰闔。豎童僕之稱。闔豎宮中

出孤鄙。父為牛醫。穎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陳仲舉為豫章太守。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相之末。闔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

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豫章南

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絮。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

喪主。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

侍人謂宦者。即周禮奄也。臺即尚書省。隻鳥一枚也。藉薦也。酌力對及。酒沃于地。以降神也。謁。札書姓名也。即名刺。語類曰。以綿漬酒者。要用自家酒。不用別

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吾之禮賢。有何不可。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

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後黃公亡。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

得前。范曄後漢書曰。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人辭病。不就。太守香之子也。初。以父任。為太子舍

逆遺之。歷議郎。尚書僕射。延熹二年。拜太尉。封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

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續漢書曰。郭

泰字林宗。太

曰自頃胡元安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顧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雪此言耳邴音元本傳延熹二年梁冀誅復拜瓊為大尉封邴鄉侯五侯新豐侯單超上蔡侯左悺武原侯徐璜東武陽侯具瑗汝陽侯唐衡桓帝時宦官也逆旅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有道君子舉士科名精廬講讀之舍大抵碑銘之述德行或阿君上或逼於勢訣墓中人過哀過實多在董筆獨自憶之未嘗不有懸容也乾象天文也左傳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國語周武王有支詩是也風風采格品格標高舉也

原介休人秦少孤年二十行學至成皋屈伯彥精廬乏衣食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微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以辭疾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

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曰荀君清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陳釋叔穎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邱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邱長風化宜流乃使元方將車細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譙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季方持杖後從海內先賢傳曰陳謀字季方寔徵不就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

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八龍文若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考引類書纂要曰躬行禮義人倫名實之教謂之名教弘簡錄聖賢之教曰名教忠義之訓曰名節劉云此復何德行龍門又見識鑿篇此以魚喻也李膺為河南尹有人上書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怒逮捕黨人後赦歸禁錮終身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捕前黨皆死獄中韋帶布褐刈芻牧牛皆賤人也執案刀筆皆賤吏也漢書注未仕者韋皮為帶求仕則革

張協七命林無被褐山無韋帶後漢臧宮封朗陵侯天爵見孟子尚上也加也言難為之上也鈔撮引萬

姓統譜曰漢陳稚外蒼梧大守政事多暇民醇訟簡與之相安或疑稚叔此人外叔以形似訛

或別亦小坐箸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道見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于子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雁魏志注百城上有豫州二字後漢郡國志潁川郡屬豫州豫州城九十五鎰撮一本作百姓圖畫圖畫三君之形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與五宗及長有識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謝子忠字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亦出潁川未詳其始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

長文名群元方子也叔慈靖字慈明爽字凡人才德出入謂之龍云六龍語鄙李云何鄙之有公車門名光武紀詔賢良方正遺詣公車徵詔也苑康字仲真高陽顯項也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詳

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左傳宣元年文若荀緄子也真人見莊子亦神人之類也天官書景星德星也又天晴而見景星其狀無常出有德之國難為兄於季方季方難為弟於元方也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劉云家翁語凌本曰注語更自可思劉云巨伯固高此賊亦入德行之選矣王云賊語亦自佳李云有友如此可以死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自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二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朱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

捉擲未害其真。強生優劣。其優劣不在此。李云揮鋤不必捉擲亦許。果內忘于懷固無所不可。吾未見其孰優孰劣也。或云當讀乘。散軒冕。乘字帶說。耳。老吏老成之官吏也。蓋散平生欲以仕宦顯。故今為司徒榮之耳。魏志。公孫度字叔齊。為遼東太守。中平六年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至孫淵三世五十年而滅。館賓館。聞三人將至。設館待之。王烈字元方。大原人。舟中寬廣。尚可容人。疑遲疑也。言心不從。劉云。閱世而後知其難。賴有此語。

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欲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郗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欲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魏志曰。寧與華歆。郗原俱遊學。天下亂。東度虛多。館候之。

華歆王朗。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剡人。魏司徒。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

小人之殊途也。彼閑時愛買好。急則不顧。蓋自買好時已存此心矣。小人舉事不應始大率類此。馮準若此。此國家所以無攸賴也。言同志六人。死生同之。義猶一也。今此人非有義理受之不可也。既受之。雖前途有事。豈可中道而棄之乎。

通鑑注。義故舊以義結者。按此應故吏有君臣義者。言初心實欲受諸君子之贈。今至如此其多。故懼途有難。注庶人當作匹夫。出左傳。索解。將無當時語。即今無

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叙曰。歆為下。同志士。鄭泰等六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劉辰翁云。管勝華。華勝。王人。不可以無辨。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眾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無以懷

乃乎也
李云且語言勝不能行而
已按能當作德

立春後逢五戊為春社祭
后土也立秋後逢五戊為
秋社

此用訓誥之體歷試出書
舜典謀而惠訓二句出左
傳襄九年嘉勳應德二
句出微子之命僖十二年
左傳外于王庭易解卦辭

繼室見左傳隱元年諛之
於融堅舊作處誤也
魏志呂虔傳注引孫盛雜
語王祥脫衣將剖冰求之

璧為罪左傳曰庶人無願為之計眾乃各留所
贈華嶠譜敘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
而不秦清
而不介矣

王叔治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修社
會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為之罷社魏

曰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修
為主簿後舉孝廉辭融答曰掾清身潔己歷試
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
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
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盧江朱
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
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

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
卒粹通在上曰慕凌氏曰
祥既難覽亦難覽妻更難

之會有堅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
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
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
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
家有一李樹結子
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廣

視護視也趨逐鼠而趨之
也初潭集作驅鼠私小便
也索解云祥知母既以不
得志其憾念之不巳故請
死也

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
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
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陵遲謂仕途蹉跎也
呂虔字子恪為徐州刺史
海東海沂沂水當時屬徐
州
劉云六十而仕不害為天
保
劉云曠達之人而稱其至
慎老賊亦自有見也

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
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

王和字文舒魏司空祖丑兩反李康字玄曹魏秦州刺史晉書康作景東陽太守重之父必不得已而去見論語

景倩荀倩字董仲達王公仲未考温恭二句商頌那篇

清而能通簡而能要是為吏部之選

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充州刺史王和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視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相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對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為大上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按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謂竹林七賢王戎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瑯琊人太保祥宗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祚累和嶠贊曰嶠遷荆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

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迥魏太常嶠少以同時雅量稱賈充每向世祖稱之歷官尚書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

應登云言其骨立文海披沙言瘦骨如雞僅堪支持床上或據飲酒食肉以為殺雞其骨多大誤大慶謂親喪也量米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景王諱章僑居旅寓也杜恕字務伯為魏幽州刺史考云沙汰猶澄汰也温史晉武帝紀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注以用水為喻澄之使清而汰去其泥沙也按孫綽沙之汰之瓦礫在後又齊民要術淘汰漉

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顛哀毀不逮戎也武帝世諳曰世祖武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巨厚沉深有度量咸熙二年受魏禪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

而蒸之皆謂漚而分別之
通鑑注三魏魏郡陽平廣
平也

沐德信及杜恕二條當在
上之王祥章上

魏略沐並嘗過姊姊為殺
雞炊黍而不留其清介皆
此類也又並時為三府長
史其名播於異域如是雖
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
人也異物志牂牁繫船杙
也太平御覽舟部牂牁條
引魏略作斫牂牁材鈔撮
楊升菴曰牂牁今貴州地
其江水迅疾難渡立兩杙
於兩岸中以繩縲之舟人
循繩而行群碎錄敵牁材
也所以係舟也亦曰牂牁
郡出此材所以得名後熟
未熟也故先熟者欲與已

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晉陽秋曰世祖及時
談以此也
生孝言盡生人之禮死
貴我我死之情也

沐德信少以清介名
魚豢魏略曰沐並字德信
成阜

吳使諸葛子瑜
諸葛瑾別見
朱義封
吳志曰朱然字義封

丹陽故鄣人仕
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

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

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那
魏略曰並

豫作終制戒其子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
始教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不務者
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
貴者有驕奢之過貧賤者幾於固陋於是養生
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璠甚於暴骨
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

食也後漢書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注那餘語聲
禮記從容中道聖人也左
傳定五年季平子卒欲以
璠璠欲璠璠寶玉也桓魋
石椁見禮檀弓撥亂反正
見公羊傳窮理盡性原始
要終易語萬物芻狗該覽
玄通惟恍惟惚老子語形
景莊子注南兩待景景待
形形待雜物者列子果如
欺魄焉言雖有魄而似亡
也曹植七啓滅然見沒甘
夢甘暝也見莊子牢固也
適莫親踈厚薄也莊子言
螻蟻為焉任其所食在我
無所適莫前漢楊王孫生
時富厚死而裸體曰反吾
直其友曰是戮尸地下含
珠含死者口以珠玉也

矯俗之大義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
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
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
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
欺魄天為梟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
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
長幽孫極豈不哀哉昔莊周濶達無所適莫又
揚王孫裸體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含珠璠
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穴之內錮以紵絮藉
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
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哉吾以材質
滓濁汗於清流今年過耳頃奄忽無常苟得獲
沒即以吾身糞於王孫矣上以贖市朝之逋罪
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臧臧否若將
逐俗抑廢吾志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
將屍視

杜恕著家戒
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
恕少與馮翊李豐相善後豐砥礪

押西京雜記漢帝之葬用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蓋鱗押即玉匣押匣並通用耳鱗謂王之鱗次也祗與社同合棺之木也棺不用釘但蓋與棺合際處以社連之用象牙故曰象社史記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陳絮漆其間豈可動哉屋墳炭左傳注燒蛤為炭以塗墳謂屍也毛詩序禮義陵遲擊辭傳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肉腐曰鶩狐狸見孟子奄忽死也連罪負人貨物連逃而死也視本作諫杜恕杜預之父誕節簡脫也詩搖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張閣出魏志邴原傳承寧大僕東郡張閣以簡質

名行以要世譽而怨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顯仕朝廷怨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轉黃門侍郎道張子臺典略曰張閣字子臺東都人官至太僕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

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京豈我居不卜鄰何爾曾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有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于家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

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予長七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荆執荻分陳相刺共以為樂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晉書曰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教事露案驗眾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聞按魏志富貴下有然而二字言作人如此自然不得為富貴人然而惠禍亦無由而來索解自然可至不慕富貴

不殺曾子曰嬰兒不可欺也是教子欺也遂烹其魯魯鉤也本傳魯下有鉤字借其其其謚也謚號玄晏先生著玄晏春秋三卷年下脫春字一本無予字七作三編荆為楫執荻為兵分陳隊勢而相擊刺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冤句令濤少有器量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耶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鑿共傳宿濤夜起蹋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命歸第

世說新語

也刺下語林有習兵二字
晉書虞豫字叔寧宣帝司
馬懿也景帝司馬師文帝
司馬昭並司馬懿子此史
官追稱之詞石鑿字林伯
傳病共病傳舍也大傳司
馬懿也時詐病厚臥而不
朝明年誅曹爽天下一尺
一寸之編寫天子之詔者
第宅也無事母乃事馬蹄
間乎事之也謂兵起也傳
將也釋名傳轉也轉移所
在執以為信

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
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
書僕射太子少
傅司徒謚康侯
投傳此謂弃官而去也

王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
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
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
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
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為縣役故來送別因
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恥

王隱晉書曰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修有
名魏世哀少立操尚以父儀為晉文王所害絕
世不仕立屋墓側隱居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
墓前朝拜悲號斷絕墓前一栢哀常所攀枝葉

是也
李云巧於屬託道學之宗
祖也倘若逢卓老計不行
矣屬囑託也鈔撮千
疑十字下道間道也見左
傳月令出土牛以送

王隱晉書曰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修有
名魏世哀少立操尚以父儀為晉文王所害絕
世不仕立屋墓側隱居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
墓前朝拜悲號斷絕墓前一栢哀常所攀枝葉

寒氣後漢書禮儀志季冬
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
城外丑地以送寒氣夢華
錄立春造土牛官吏擊之
者三以示勸耕禮記磬折
垂佩謂曲體揖之若石磬
之形曲折也本傳父儀為
文帝司馬東關之敗文帝
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
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
怒曰司馬欲委罪於我邪
斬之

為之
枯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
形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

中表內外親黨也劉云此
語可入佛經注疏第已奉
不足中表恨偏竺常禪納
云此佛家布施義也有餘
二句老子語按今僧飽而
欲死百姓飢而欲死損百
姓補僧徒是不天之道
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能言

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
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
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
書令
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
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
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己取與任心而
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
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

謂王何輩文學篇理中之
談中謂深旨史記深中寬
厚注中心也將無無乃乎
也見上通鑑注意以為是
而不敢自主也劉云戎從
祖語似同時李云祥卒於
晉初戎是曾同時劉此評
何為者

劉云形容甚至
難古艱字大喪也考云此
與孔融書若使憂能傷人
此子不復永年矣語意同
義故見上故吏有君臣義
者賻以財資喪也

握鑽事見儉齋篇注等本
傳戎性貪吝每自執牙籌
算計有好李恐人得種鑽
其核
考兄從兄也晉書以宅與

世說新語

卷一

十一

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源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

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王世懋云晚節乃握牙籌鑽李核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兄心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

從兄行

胡三省云母音無胡母複姓漢有胡毋恭露頭不冠也散髮被髮也史記荆軻箕踞以罵注坐伸其兩脚其形如箕仲尼祖述堯舜李云嗣宗有託而逃名教見上索解事親為孝事君為忠聖人建此以為教謂之名教也

非意與非理之非同蓋犯而不校意

應登云請謂以酒食請之

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別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何乃為爾也顧惇量按晉書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世說任誕註別載此事

衛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衛玠別見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

世說新語

卷一

十一

劉云不可謂無知恩

其子謂趙王倫子虔
戰國策中山君以有二人
挈戈隨其後者曰臣父嘗
飢且死君下壺食臣父
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
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歎
曰吾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諸母父之妾有子者鈔撮
注以王平北為王父誤此
王敦也敦亦為平北將軍
二將鍾會鄧艾也二人伐
蜀蜀亡已而二人交構作
亂並遇害胡三省云自晉
以來謂吏部尚書為大尚

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
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

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
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
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
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獻
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通用榮為長
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
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
而嘆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

晉書曰祖訥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訥諸
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
卿避地江南温嶠
薦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
之因取為中郎王平北別傳曰父字叔元琅邪臨
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

書說奚侯皮婢声近故
戲之索解或以二婢定已
價故以百里奚解之凡賣
者價重而貨輕故曰輕王
云詳時人之戲以王平北
用二婢換得一奴故光祿
戲答如此

始雖稱祖孝行既入於排
調

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
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

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殺之

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

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
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
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
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
號曰五
殺大夫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

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
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觀接
之者數人而巳累遷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伯
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
名的盧奴乘客死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
主乘棄市凶馬也

端正拱手觀見也

李云言語

李云模倣孫叔敖故雖達不達

始對終之辭此晉始亂時也持重居喪也鈔撮車營以車為營誣使失火所燒

劉云謂繫兒樹上者喜談全姪而甚之也使其追及任所能行何事於繫言繫者謬罪繫又非王云世難萬不兩全勢不周旋則可何為苦繫之樹必欲殺之本欲頌鄧公高誼乃合成一大忍人中興書於是為

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夫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載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向為老姥作粥失火驅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所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

不情矣擔舊作僭誤唯有遺民晉書作唯有一息按遺民綏小字也故云抱遺民考晉自元帝以來都吳自西則謂之江東自北則謂江南凡至吳者曰過江亦曰渡江憶記也甥姊妹之子

日吾弟早亡惟有遺民今當步走僭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顛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

李云好名多事淹通博涉書籍也

光祿大夫不就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爽吏部尚書

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有老翁犯法謝以醇

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

著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

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

雅融暘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

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

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晉

秋曰褚哀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磐安東將軍

父洽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冲默之稱累

遷江交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悞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

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悞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

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外請殺車

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中牛祭神真長答曰某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

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

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

以禮而二子不才並贖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

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老翁既至過醉而謝奕罰之猶未已王云此不當入夙惠邪然在兒年故為盛德胡三省云阿烏葛切阿父阿母阿兄阿奴之類並同

唐藝文志王愔文字志二卷載古今能書之人東海內史王承為中興第一名臣劉云謂外雖不言而未嘗中無分別即陽秋之意按桓彝亦曰季野有皮裡陽秋言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

綿悞氣息綿綿欲絕也通鑑哀過危悞注悞陸劣切考北齊書氣息悞然李姓傳綿悞移時鈔撮引魏書沈疴綿悞李云無味華門左傳注柴門也言不能易棄其心也孟子威武不能移劉云使人想見其度益嘆其真後人矜飾曠廢皆當媿死

晉書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二子躋夏劉本注按安石善清言故其辭微旨遠于真不過直致世說棄彼取此言語文字之法

挑撥也

李云還是痛語用孝經

四或作一

劉云情真語快
李云韓趣人也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
 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
傳曰宣字宣子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
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
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
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潔行廉約韓豫
 章遺絹百匹不受中典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
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
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
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
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減五十匹復不受如
 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
 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
 而受之

通鑑注依陰陽五行數術
 推人年命書如表章其贊
 幣燒香陳讀云秦上天曹
 請為除厄謂之上章首去
 聲有谷自陳曰首異同猶
 言是非此言於事情有所
 違戾否也劉云人生至此
 足稱寡過更以尚主為嫌

劉云五盃即不為火按荆
 州大藩屏五盃不為多率
 先導也胡律切索解率訓
 循非是物人也儉歉歲也
 豁平解釋也言今受方面
 之任身豐家富於是縱意
 醉飽發除昔時抑鬱也按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
 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
 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郝曇女名道茂後
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
中書令卒王世懋曰此入德行者見子敬生平
無隱慝耳離婚以奉詔尚王子敬嘗有書
遺故婦詞甚楚以宋弘律之不得為無過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歲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
 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
 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
堪陳郡人太常

劉穆之不及賤貧者士之常見列子以富貴為末以貧賤為本也袁悅字元禮有寵於會稽王道子每勸

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悅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詔用仲堪代焉

攬朝政孝武乃託以它罪殺之見譏險為晏駕諱崩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

之辭時道子驕恣孝武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

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

潛制之中詔自中出上意也

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

秦南蠻秦南蠻校尉官也

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

晉職官志武帝置南蠻校尉官於襄陽樹封殖也

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弋農人

散行蔡也謂服五石散行

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性以率易才悟著稱與

跋而運氣也謝安傳安薨

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

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

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

劉云如此去官亦大易

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

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曰春秋傳

通鑑注音公府皆置咨議

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參軍位在諸參軍之上殷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

道護仲堪弟子也殷仲堪

企生亦在焉女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

鎮江陵以企生為功曹累

所親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

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

仗也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

玄來攻殷殷以企生為咨

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

議

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

左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

以用也分別離別也

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

而無斷事必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

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

馬授手遵生曰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

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

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

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

遵生抱之不脫手
人士仲堪下吏也

相遇謂重禮企生也盟禮
殺牲歎血仲堪佯期等於
尋陽結盟桓玄為盟主臨
壇歎血申理王恭

李云好話好話

成都王穎反東海王越奉
帝征之王師敗績于蕩陰
一弟謂遵生王云恨哉此
母亦以足傳
問凶問也

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
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
俄而或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
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
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
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
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
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相此奸計自傷力劣不
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既出市桓又遣
斬之時年三十有七眾咸悼之

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別而嵇紹

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父康紹十歲

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從

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再集遂以見害

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
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

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

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

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

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

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

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

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

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

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
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
物

看候視也

按簟出東地吳都賦桃笙
象簟於筒中

劉云無繁無要。有識有度。
又云謂只有一席無餘席。
藁曰薦席曰莞。不盡知恭
為人長物。賸物也。長去聲。

世說原本注陳遺未詳

錄取也

李云此孝子真劉云如此細事寫得死至更有不厭漢末有張修者以妖術為人療病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人為寇人謂之米賊錢塘杜子恭米賊也孫泰事之展省視也猶展親之展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錯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

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瑯邪人叔父泰事

五斗米道以謀叛誅恩逸逃於海上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昇斬首送之

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

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

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

為純孝之報也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

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

省一作著朝夕哭之外每及思之至又有賓客弔省

劉云本為二吳孝行而韓母在焉善觀人者也

選官吏部即銓衡也料理營理此事也大吳坦之也

不免哀制不得終喪也後漢黃香思慕憔悴殆不免

喪免喪終喪也一說謂哀毀而滅性也鈔撮坦之為

袁真功曹真敗禍將及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於

而釋之此外不見坦之事觀此所云坦之似居喪旋

死銓衡吏部也銓衡也又量也銓衡也謂選舉人之

職也嶺南多出貨寶吏其地者

墮取東苑童僧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

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

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

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

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

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

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

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

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

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

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

奉祿頗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敝以

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

其心無厭隱之乃至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

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

多贖貨故欲以廉吏革舊
弊也本傳廣州珍異所出
一筐之寶可資數世前後
刺史多贖貨
木材木樹林樹也苦詩廉
切以草覆屋也袴褶蓋以
皮為之晉書顧颺以文山
行或須皮衣贈韋袴一具
奴為衣服總名

晉書蘇峻字子高明帝崩
作亂其將攻吳都焚吳縣
海鹽嘉興又攻宣城害太
守桓彝又焚餘杭
李云無味

李云石奴亦可李至不情
甚矣
謝時為衛將軍

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
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
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
飲之題石門為詩云
王云隱之孝廉乃為桓玄吏
人無完行

郭文舉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苦覆
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贈以韋袴褶一具

文舉不納使者置室中而去乃至衣爛竟不服

用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蘇峻未
亂之前徙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著縣中

養病及峻破餘杭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
復語但舉手以宣其意病甚龍問先生可復得
幾日交三舉其手
果以十五日終

謝石奴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請吳
假節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

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

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

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曰汜毓
字稚春北海廬人

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

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

不欲當人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
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

史悅之少厲清操亮
直有風檢為吏部郎

厨帳庖厨也蓋以帳圍厨
也猶帳殿之帳南史劉湛
傳於齋內別立一厨帳索
解移自已之帳以飾其厨
下鈔撮賣犬以當經營也
按此犬非常可得高價吳
家偶有之故賣之秦伯有
犬其弟鍼以百兩金易之

汜音凡 考叔姪相視
猶父子兄弟不別衣服
李云畢竟是嫌少

人四人分掌甲乙丙丁四部圖籍。通典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又曰奉朝請。無員。本不為官。奉朝會請召而已。有限有員也。或以為分限非。

南史百下有斛字。彼指江夏。本傳謂嘗為安陸王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即稱弟辭。載米所載來。米書叙指南迎流曰。上水。此言上水迴船也。使者欲留米。故託言云然。後漢書注骨鯁喻正直也。廣韻。謬謬之臣也。

為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宋書曰。太祖文帝諱義隆。高祖第三子。

孔中丞在都。弟道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

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書。

曰。孔顓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贈太常父。邈揚州治中。顓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道存官至南海太守。

殯欲所用之衣。並無有絮者。袂復衣無綿。綿指臥具。以綿之。溫感傷母亡之無絮。

定止也。熟也。故訓極。李云自然動人。

南史。作若。乾草也。作若非也。索解若。一日遼葉人取葉作笠。女人以襯鞋底。稍久。南史作積久。須求也。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

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

醉。眠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

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

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為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而去。頗言玄理。為詩。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顓友。善。俱嗜酒。輒酣對盡歡。

劉凝之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宋書曰。衡陽王義季。幼而

夷坦。無鄙近之累。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

道成時為大傅揚州牧。稱東府。東府城名。履奇通切。說文。履也。又木履也。桃氏云。禮當履履到席。南齊書曰。高帝為錄尚書事。百官履履到席。獨蔡約躡履不改。是也。履履不著跟也。訛化通訛。黑謂色之變黑者。葵胡計反。履中薦曰履。葵履之經繩也。芒蓋稻莖也。履新履也。南史語林並遺簪作著簪。是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容甚哀。問其故。答曰。鄉者川著薪。以吾著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賈誼新書。昭王與吳戰。楚軍走而履失。行三十步。復旋取之。王曰。豈愛一蹄履哉。惡與之出。

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酈道元水經註
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疑之。慕者。萊嚴。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齊高帝鎮東府。齊書曰。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初仕宋。以功封齊公。竟代宋。在位四年。時虞玩之為少府。躡履造席。高帝取履視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因為贈履。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遺簪敝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南史曰。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隸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為尚書右丞。

而弗與入也。履或作履。文選。陸機演連珠。江漢之君。悲其墜屣。少原之婦。突其亡簪。按鈔撮遺簪。改作故事。簪更可。刀筆力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
江祜謀立遙。光詳仇隙。篇註。折簡。裝紙也。書言故事。註。察譽於人。不費已財。不勞己力。無過齒牙。論揮三寸之舌。幸而勿惜。

謝玄暉好獎人才。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會稽。初等謀立始安王遙光。眺不肯。收下獄。死。孔顛麓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德璋。別見嘗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南史曰。晉熙王。錄。僚佐。太祖第十八子。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

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塔於禮為不敬後勿復尔鈔撮引貞觀政要註云秦漢以來君呼臣以卿敵對相對亦為卿蓋貴之也隋唐以後尊之則稱公儕輩以下則稱卿裴楷樂廣

義熙起居注黃門郎徐應楨出為散騎著履出省閣有司奏之乃免官杜氏通典尚書總載宋制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闕乃納履故長之依事例自列狀乞罪也長之初拜武昌太守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芒種五月節斷限也南史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終

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齊書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瑋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貞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直不雜交游同郡張暢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屐出閣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

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闇室南史曰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

普驃騎將軍長之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南史曰齊武帝諱贖字宣遠高帝長

則此後不以芒種為斷而秩錄皆入後人也李云無味

將命出論語義學謂教相之學也李云無味

東出大都也自西故曰東出

子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

人中誰比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

昭明太子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

年三十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

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思別見

張思光給假東出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

有名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

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任南史曰張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孝武用為尚書舍部郎。都令史。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

以贍貧民。後刺史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

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梁書曰。明山賓

字孝若。平原高平人。父僧紹。隱居不仕。山賓七歲

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

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劉璠梁典

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庾子與南史曰。子與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城有孝行。母好鶴。嘖域孜孜。營求一日。雙

罪私用倉米耗損官物也。籍籍沒也。理理解也。本傳普通四年山賓遷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得饌則老者一人舉酒祭地。故以為稱。恒事謂平生家計屢空。出論語。珥金。金翠首飾。紫綬也。珥一作攝。則金印也。

岐嶷謂童子夙成。毛傳岐。知意也。嶷識也。德之本由。

孝經。淫以贍反。音艷。或作艷。南史。巴東有淫預石。

高出二十許丈。及秋水至。則絕如見焉。次有瞿塘大

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云。

云。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

在夔州巫峽口。土人歌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

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同。杷也。如杷之裏物

也。沿海沿順流而下。沂逆流而上也。李云。水退安流。固為子與。亦為庾域。

鶴來下。子與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

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父卒。官巴西。南史曰。庾域為巴西梓潼

太守。魏襲巴西。域固守。糧盡。將士斃草。供奉喪歸。至巴東。滎預石。瞿

塘大灘。秋水猶壯。西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

水東。逕廣谿峽。乃三峽首也。峽中有子與撫心

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沂所忌。子與撫心

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

時人為之語曰。滎預如襪。本不通。瞿塘水退為

庾公。古樂府。灩澦歌曰。灩澦大如襪。瞿塘不可觸。

傅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南史曰。傅昭字茂

司隸。校尉。咸七世孫。蒞官常以清靜居。袁司徒

朝廷無所請謁。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

齊王蕭道成也。仕宋以功封齊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宋明帝崩。以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受顧命。立皇太子昱。五年。蕭道成弑之。於是威權歸齊。墓形成矣。易豐卦上六。闕其戶。闕其無人。

張率字士簡。見雅量篇。典禮四十日強。而仕。

大常寺卿。司徒置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見晉職官志。方正骨鯁。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潤。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愨。孫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操。著妙德。先生傳。以自况。嘗慕荀奉倩。改名。為粲。字景倩。齊王功德既重。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託。不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欲事。一姓。由是遇害。

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顧常侍清介持操。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操內弟。張率薦於武帝。帝問協。年刺言。二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於是。以協為太常博士。終散騎常侍舍人。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宋書曰。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紉。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以方鯁閑素。為高。謂人曰。我欲解祖所知。歷參軍。太尉從事中郎。

其人不苟取。是難與衣食者。田子方遺衣。子思亦類也。

考引階書。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甲。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熏灼富貴氣焰也。漢書。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度與渡通。通也。通而不忘也。隋書。作五經及古今文集。緯。緯書。六經皆有緯。條尚書中候也。皆秦漢以後傳之。至隋禁之。文帝時。為大丞相。

王云。李約是汧公子。途遇賈胡事。尤奇。可謂世有盛德。瑯琊代醉。李約員外。管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

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諶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

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

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公輔博陵安平人。

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

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

該博。積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

而理暢。隋文帝時。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李汧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

且死。出白金語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

我。餘則君自取之。公許之。既葬。密置餘金棺下。

次高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高胡死。財寶鉅萬。約悉藉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發高胡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李張二人卒於幕中。醉音類。餞祭也。以酒沃地也。
跋扈猶強梁也。後漢書稱梁冀為跋扈將軍。幹吏有幹事才者也。幹事見易。凡物名曰子者。始於唐人。檀車蓋兵車也。見于唐詩。繼縷。見于左氏傳注。敝衣也。藍縷。布破而無緣也。楚人衣被醜。敝謂之樓裂。說文。縷。無緣也。師古終身。

後其家來謁。共啓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朝。以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知其正。直勉獨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酌。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師古跋扈。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納之子。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檀車子一乘。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

不敢改臣節以謀叛也。
檢校。蓋始於唐時。貞觀中。檢校吏部尚書。杜如晦。檢校侍中。此類多有之。

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為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鄆國公。

漢書。成帝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子。八月。剝榆令人不飢。覈與麥同音。紇。麥糠中不破者。見陳平傳。唐玄宗置麗正殿書院。後改集賢殿書院。貞元十一年。陽城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時旦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宋祁卓行傳曰。陽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為道州刺史。

楊憑得罪。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鄴。王仲舒。舒為友。稱楊穆。許李之友。

二鎮湖南江西也

李云夷簡甚通言厚則厚矣然得無為身累乎

有如二字見定八年傳及越世家史記公叔病有如不可諱者將奈社稷何考有知猶如有也言萬如有公為姦佞所逐吾敢同路人乎必送公如送楊臨賀語林公下有異時二字文意殊明羽儀儀表也朝行朝廷列位也易云其羽可以為儀蘊或作醞蘊藉含畜包容之意

世談錄

卷二

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一鎮姻友無尤事奢侈為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

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唐書曰徐晦進士擢

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

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

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夷簡曰聞

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權

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

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

有如公為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

長厚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父臯

異志詐死逃逸由是名聞天下德輿四歲能屬

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

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亮寬恕

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為時稱嚮於述

宗匠焉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

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請者十八

九時為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

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

之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

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人由是相誠無犯墨

揮犀曰羅可沙陽之碩儒也嘗應鄉薦

見黜於禮部遂不復進取以疎放自適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

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嫗何為哀傷如是

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

因其自來而取曰攘就攘雞者之家也李云亦是法

墨客揮犀宋彭乘著論語狂者進取此言志於仕途

長公謂兄也即賦

嫗委羽反老母也蘇公有一帖曰吾來陽羨船入

荆溪意思豁然。如恆平生之欲始是前緣。蓋此時事李曰真。唐肅宗乾元初。置團練使。大領數州。小者三五州。安置。序為其州居民也。

漢書徙吏二千石。高嘗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平陵昭帝陵也。元帝詔曰。往者有司。奏徙郡人以奉園陵。

居所正在正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值。遂還毘陵。不復買地。東都事畧曰。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言語上

漢哀帝問鄭尚書。崇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子游。高密人。及蒙傑兼并之家于諸陵。平陵昭帝陵也。元帝詔曰。往者有司。奏徙郡人以奉園陵。

邊文禮。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

後漢書讓善占。謝能辭對。占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平衡以同輩相遇也。劉云。奉高如此。不足道。家巷未仕在陋巷也。劉云。奉高見一士。乃以堯聘許由自比。亦非。

汚已汚已耳也。經經營也。顛倒用詩語。言其促遽也。劉云。又添一怪。後漢黃憲傳。荀淑至袁閔。注。一作閔。劉邠曰。按袁閔字奉高。袁閔字夏甫。後漢列傳三十五有袁閔傳。桓帝時人。築土室。潛身十八

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太守。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見袁奉高。曰。袁閔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失次序。奉高曰。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入。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饌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於是。道耕於中。嶽潁水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死。墓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衣裳。

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閔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年卒。蓋與先賢傳袁宏異而過文禮所見袁奉高名閱者又別人矣。宏當作閱逢掖儒服也。禮記注逢猶大也。几杖曲禮謀於長者必執几杖以從之。至一作及。温克小雅人之齊聖飲酒温克。袁成字文開。紹為成後也。奔走。晉附先後德。梅見詩大雅。此文王四輔也。毛傳喻德。宜譽曰奔走。孔子曰。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驟耶。四科文行忠信。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也。孔門之考定人材。以四科考三歲考績之考。閱功狀也。史記注。明其等曰閱。積其功曰閱。

鄭康成 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凡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

在袁冀州坐 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北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東伍德喻為奔走之友

日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 漢記曰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因起自贊

日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閎應

有慚色

曹公 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

太祖武以楊太尉 范曄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

乘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與袁

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為司空

公路婚將誣以同逆 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後

僭號于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

壽春 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

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家傳之不

日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聞之不

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

漢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

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

不及楊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曰康誥

氏也 左傳曰康誥

北海何如人哉 漢獻帝初平四年袁術進據壽春建安二年即皇帝位於壽春 春 服舊作報誤也今從一本 楊震畏四知楊秉三不惑楊賜議論切直楊彪名震四海 左傳出億

三十三年。此非康誥全文。直引其意耳。國家天子之稱。猶言朝廷之意也。

本傳衡擊鼓作漁陽參。又云復擊鼓參。槌而去。注槌與搗並擊鼓杖也。索解蓋漁陽有弄袍之法。名之曰搗。搗也。搗或作參。或作散。搗張瓜反。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參。七紺反。徐鍇云。三搗鼓也。七鑿反。說文長箋云。搗與搗同。天中記吳淑校理古樂府。中有搗字。多改為搗。魏了翁云。魏晉間

不祇兄不友弟。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坤卦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

漁陽搗。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畧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兩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融。數與武帝戲。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朝會。大開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幘。鼓吏度者皆當

避國講操。改作搗。搗執子之祛。本作搗。淵本作搗。搗聲也。金石總謂聲音之清。本傳注岑牟。搗角士曹也。牟與搗同。絞。蒼黃色。單絞。絞色單衣。岑。高也。蓋岑樓之岑。馭蘇合反。音政。疾也。說文政進。足有所擯取也。太平御覽引文士傳。作躡足。馭脚。索解。躡馭為足容也。黃祖荆州劉表將也。為黃上當有後字。劉云。只如世說。自可增入。脫衣無害。但覺度者在前。極是辛苦。彼鼓吏。易衣豈必在前邪。曹操欲使衡脫故者。新故為此法耳。劉云。倉卒為搗掩羞。固當有此。李云。妙妙師古云。晉摩聯擊使相隨。

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擊鼓為漁陽搗。搗地來前。躡馭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忼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留武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畢復擊鼓。搗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至今有漁陽搗。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孔融曰。爾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魏武慚而赦之。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按。憲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而不能決者。皆將詣憲。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始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王世懋云。按漢書。憲傳有殺人者。吏疑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按。憲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而不能決者。皆將詣憲。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始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王世懋云。按漢書。憲傳有殺人者。吏疑

而服役之劉敞云說文作縉靡謂拘縛之也
託狂悖郵傳所謂自告
狂病不覺所言

隋經籍志有晉驃騎將軍
王廙注周易三卷

足下曰我言謬故不答是
文過而誣人也譬如偃者
因偃為恭也本不能答而
曰我言謬故不相答是遁
辭也凡拜人者其形偃今
偃者本非拜人而因其偃
以為恭人喻濟失言也
履霜操云履朝霜兮採晨
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說言
孤息別離兮摧肺肝何辜
皇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
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

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正與此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
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

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

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

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

死高宗惑後妻之言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

放之而死天下哀之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
伯封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

我寃董仲舒放子古世說
注云未詳李云好言語

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
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
後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
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荀爽一名謂漢南紀

涉時八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

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
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

諸兄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

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

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

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

持不脫也經舊典也索
解何經猶云何義言足下
相難我其所依據者何義
乎將立解狐為中軍尉
而解狐卒也李云無味

比黨也 諸夏他諸侯也
用孝經語

金印紫綬

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
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
讐不為讐立公曰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
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
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
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
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
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
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
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
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

此間此邊也

人倫監定人物也曲禮擬
入於其倫 劉表字景升
為荊州刺史時越曰南據
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
可傳檄而定表曰善下章
注引英雄記 括囊无咎
无譽謂藏智也 秉種錄
云淵鑑類函引司馬徽別
傳作刷頭飾服而出據此
則刈當為刷之誤 質實
問也認識也後漢卓茂
出行有人認其馬解與之
他日別得詣府送還與此
略似 遣左右先問徽在
家乎否 死備罵語 將
軍劉表也 琮起謂琮小

日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
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
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
三十 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
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荆州知劉表
性暗必善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
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人所以
質以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吝君
之乎平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
此當有妄認徽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
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問曰我
不會徽自鋤圍琮左右問曰死備將軍諸郎欲
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備將軍諸郎欲
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則
頭著憤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
道之琮起叩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
甚羞之此自鋤圍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
涖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贖
人者謂彼惡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

便起而不在坐也。珠不在坐故左右私向微叩頭謝之。索解言向卿罵我是真不可然我亦甚羞自鋤園之醜態使卿見猶幸卿外無見之者我不欲人之說我醜態而我說卿不可是吾驟我羞也。故我不說卿不可卿亦勿言我事也。慰安之辭也。李云妙妙考人未嘗求則止求之與則人將慚也。按嘗求下添則字看莊子有此句法。索解誤矣。耦二人並耕也。落廢也。堵一丈也。織蓬為戶。屈桑條為戶樞。破甕為甖。不容巷謂巷途陋狹。軒車大也。希希同冀望也。公孫弘傳。希世用事。比周比黨也。家語

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命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其病死。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賞而民勤。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餘。憲不忍為也。何有坐則華

比周以愚其君。為人言求名於外也。為己言收利於已也。隱惡也。謂依託仁義為姦惡也。

秦華陽夫人。孝文王妃也。孝文王昭襄王子。時為太子。立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漢書注雷門會誓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唐藝文志。張陽文士傳。五十卷。大尉彪也。

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巢。父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樊鄉人居。若在塗炭。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曹公既殺楊德祖。張隆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簿少有才策。為曹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

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凡，禪先見之明。
班固前漢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許汜，襄陽者，舊傳曰：許汜是楊慮同里人，少師，慮為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陳元

龍，其與劉玄德，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

後，命在劉荆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

牧，身長八尺，姿貌溫偉，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

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

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

蜀志揚儀傳注引楚國先賢傳，儀兄慮字威方，襄陽人。後漢書作張儉，翟超岑，陸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蕭宗，慈，夏，顧，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豪猶言傲也，惜秀士而無君子之量也。按猶言淮南第一士也。

如我二字句

寧有事邪？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畧曰：劉楨字公幹，東平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

世子曹丕也，甄氏曹丕妻也。公曹操也，減死罪一等，輸送匠作，韻會配流刑，隸也。劉云：狂宜有此曹公，不得不問磨石甚奇，匡坐似晚，尚方漢書注主

作供御器物之局 劉云
說磨石甚有情致 十氏
和璞也 劉云失自責禮
以教臣悖 王云注是
按文帝當作武帝或史家
追稱陛下 文憲國家法
典 不疎奇容也
劉云不足辱言語之科

何苗進弟也
尚娶天子女也 蓋本舜尚
見帝 鈔撮引名醫傳略
引醫說云秦承祖者南采
人也 性耿介有决斷 精於
方藥 當時稱之為上手 又
云 隋書經籍志梁有秦承
祖本草六卷 藥方四十卷
寒食散即五石散也 承祖

而對曰 石出荆山懸巖之巔 外有五色之章 內
含卞氏之珍 磨之不加瑩 雕之不加文 稟氣堅
貞 受之自然 顧其理枉屈 紆繞而文帝問曰 卿
不得申之 帝顧左右大笑 即日救之 而文帝問曰 卿
何以不謹於文憲 楨答曰 臣誠庸短 亦由陛下
網目不疎 魏志曰 帝諱不 字子桓 受漢禪 按諸
年病亡 後七年文帝乃即位
而謂楨得罪 黃初之時 謬矣

何平叔云 服五石散 非唯治病 亦覺神明開朗
魏畧曰 何晏字平叔 南陽宛人 漢大將軍進孫
也 或云 何苗孫也 尚主 又好色 故黃初時 無所
事任 正始中 曹爽用為侍中 尚書 王選舉宿舊
者 多不得濟 拔為司馬 宣王所誅 秦承祖 寒食散
論曰 寒食散之方 雖出漢代 而用之者 寡靡有
傳焉 魏尚書何晏首獲神効 由是大行於世 服
者 相尋也 王世懋云 六朝世族 每輒云 散動以
為佳 往往死而不悟 蓋金石之毒也 平叔寔始

一作丞相 尋繼也

輅將赴洛 故徽
謂之也 丁謚鄧騶 魏志曹
爽輔政 拔丁謚為散騎常
侍 遂轉尚書 於時謗書謂
董中有二狗 謂何鄧丁也
按不足上當有然字 通
鑑延熙三年 初畢軌丁謚
鄧騶 李勝何晏皆有才名
而急於富貴 趨時附勢 明
帝惡其浮華 抑而不用 帝
曰 選舉取名 譬如畫地作
餅 不可啖也 見通鑑作
自是唯魏志注引輅傳
亦作見

作偏按此亦猶郗愔
服符耳 未可為訓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 所不解者九事 一日迎

管公明其論公明為剖析玄旨 九事皆明 魏志

輅字公明 平原人 容貌龐醜 無威儀 而嗜酒 輅
別傳曰 輅明周易 聲發徐州 冀州刺史裴徽舉
秀才 謂曰 丁鄧二尚書 有經國才 畧於物理 無
不精也 何尚書神明清徹 殆破秋毫 君當慎之
自言不難 易中九事 必當相問 比至洛 宜善精
其理 輅曰 若九事 皆至義 不足勞思 若陰陽者
精之矣 輅至洛 陽果為何尚書問 九事 鄧元
茂亦在坐 魏畧曰 鄧騶字元茂 南陽人 鄧禹之
李勝等為浮華友 事發被斥 後遷侍中 尚書 為
人好貨 許臧艾以顯官 艾以父妾與騶 京師為
之語 曰 以官言君 見謂善易 而語不及易中辭
易富 鄧元茂言君見謂善易 而語不及易中辭

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孫討逆吳志曰：孫策字伯符，討逆將軍。既定豫章，還饗將

士，謂虞仲翔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初為王朗功曹。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

不存，不亦宜乎？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

客得書，奇之。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

决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孫，獻帝時，及與中

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

語議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

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

足下過我家而不存問我，足下是爾芥曲針，自不為我所牽。時日磾往壽春，漢熹平四年詔諸生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刻石立大學門外，名曰石經。使後學取正焉。邕字伯喈，光祿大夫，楊賜秉之子。五官中郎將，堂溪典，潁川人。東方吳也。此謂日磾論吳國人士也。今孫伯符向虞翻語之，故云我東方人。

以我屬上非，前前時也。言前時欲令卿行，卿不欲行，故使張子綱行。蓋時子綱未還，故下有恐危語。許許都也。贊贊同，委贊言為臣也。權孫權字仲謀，孫策弟也。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柘俗作柘音南。榴讀為榴，榴文理甚美。劉子楸楠鬱鬱，以成綺錦之瘤是也。又有為屏風為浴盆為杯者。陳琳字孔璋，子布，張昭字也。官輔吳將軍。魏王朗字景興，小巫，太平御覽巫部引莊子：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也。此陳以小巫自況也。常嘗通。

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師，後避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江表傳曰：權於羣臣

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恐子綱不能結兒

輩舌也。吳書曰：紘見柘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足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李合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為人弟，合伯曰：願為人兄。吳主問何願為兄，合

伯答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

華陽

提辰之切音時

側息側身以休息不得安
供也

晉書渾襲父爵涼侯侯以
平吳功封子澄為亭侯
吳前都武昌後都建業
醜所綺切下酒也

王渾本魏臣

疆禦強梁禦善者見詩經
此言有權勢者濟萬年
美人也事詳自新篇

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祖光朱提太
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
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
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
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
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晉書曰王渾字元冲太原晉陽人父泉魏司徒渾沉雅有器量

以平吳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登建業官醜酒既酣謂吳人

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

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

戚豈唯一人王王大有慚色虞預晉書曰周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

劭吳裨將軍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

避疆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慷慨
奮不顧命
遂死於戰

帝之外祖母是甄氏之婦
也其母者即甄皇后甄逸
妻張氏是明帝之外祖母
此為甄儼妻劉氏起館也
劉氏為帝舅氏之妻

詩大雅世有哲王小雅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借
言無極之思念也
參閱損皆孝子鍾左傳
注聚也王戎曰情之所鍾
正在我輩按鍾情在我前
渭陽送舅氏詩也今明帝
為舅氏之妻起館也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本傳曰帝諱
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
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
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
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
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
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于暢嗣起大第車
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

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陸

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

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

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
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
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
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

按魏志名其里曰潁陽里
不言館名也故注駁之

世說箋本
卷一
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潁
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世說箋本卷二終

